

如果有来生,仍会如此

□杜新英

我这一生像只蜗牛,是一个慢却永不停步的人。

5岁那年,父母扔掉工作参加了超生游击队,我和姐姐跟着来到农村。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,除了种地没有别的谋生方式,从未干过农活的父母,30多岁了,突然从头开始学习土里刨食。没有农具,又不会种地,我家生活之艰难,可想而知。这种生活父母极度不适应,动辄互相责骂。饥饿和恐惧是如此刻骨铭心,童年的我每天不停干活,夏天捡麦穗,秋天捡花生,自己捡的,可以问心无愧地塞进嘴里去。

养鸡养鹅养小猪,全家人开动,日子慢慢地好了。虽然还是吃不起肉,但父亲时常去肉联站花五毛钱接一头猪的生血,回家来煮熟切成一块一块的,每天取一块炖白菜,真好吃。自己勤劳,才能吃饱饭,这是我对生存最初的认知。

吃饱了,穿暖了,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。

农村户口的小孩,怎样才能彻底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?父母懂得了生存艰难,支持女

儿考出去,就咬紧牙关供我们姐妹读书。努力学习才有出路,靠自己比求人更可靠,这是我少年时最深的体会。

1998年,我卫校毕业。出于帮父母多干点活的想法,回了老家镇上工作,一干十年。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三点一线,单调清闲的工作,一眼看到老的生活,让我越来越觉得,这不是我想要的模式。我还年轻,为什么要像个退休后的老人似的,得过且过呢?

我开始参加自考。最好的年华,我寂寞刻板地度过。但是,那别人眼里最落魄的十年,也是我储备知识的十年。

2007年,我打算考研。母亲觉得一个初中毕业读中专的人,幻想考复旦,太异想天开了,所以她问我:“光脚走路的人,能追上骑自行车的人吗?”我听了,安静地想:谁规定一个人落后十年就必须落后一辈子呢?

太不可能成功,没有一个人支持,连我父母都在想办法阻止。看书的时候,不是母亲喊我去相亲,就是父亲喊我去看电视。当

然,时间长了,就不喊了。

连考三年,也没考上复旦大学的研究。虽然最终调剂了其他学校,但我心里还是很自豪的。至少,这三年,我为理想拼搏过。

那些为理想奋斗的日子,看了无数鄙视的眼光,听了无数的嘲笑,却是我一生中无悔的岁月。

2013年,硕士毕业。母亲抱着我几个月大的儿子跟着我北京上海地面试。站在中国最好的医院门口,母亲很不相信地说:“原来,光脚的人一直走,是能追上骑自行车的人的。”

龟兔赛跑的童话,我自己都不相信。但是,人活在世,有时候不为确定,只为奋斗时曾看过的风景。

蜗牛爬得慢,可是它不住脚,天长日久,也能走远。

母亲说:“你该歇歇了吧?”怎么能歇呢?新生活也是新起点。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,前辈在远方引领我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这一生,前进是最大的快乐。

做自己的鸡汤

□左丽宁

“这种转变是任何人和鸡汤都帮不了你的,是你自发的。”电话里听到当年舍友美玲这句话,莫名地有一种感动,感动于自己这些年的蜕变。

8岁那年一场大火,让我从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下跌到了深不可测的绝望深渊,从此,笑容不再光顾我那张不再美丽的脸。取而代之的是每天用残缺的手练习握笔、写字,期待能早日重返校园。

1997年,当怯怯的自己走入高中大门,纵使全市第一名的中考成绩亦未能丝毫减少我的自卑。我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,更不知道四年的学习将会改变什么。在这样一所属于正常人的学校里,我俨然是一个异类,尽管周围的人都在尽力掩饰诧异,但我那颗自卑的心仍时时能感受到“不同”的存在。上课、下课、操场、宿舍,每一个时段,每一个场所都记载着我敢抬头的自卑、怯懦。

宿舍里我年龄最大,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大姐”,虽然她们从未因我的特殊而另眼相待,但在我的潜意识里,我与她们有天壤之别。就像几年后美玲所说的,那时的我把自己包得太严,丝毫不给别人接近的机会,敏感到极点,他人无意的一句话就可以泪流满面。如今回望,那时的自己虽然枕边放着励志鸡汤,虽然明白要笑对人生,却始终在悲观、自卑中徘徊,因太在意他人的眼光而不与人交往,因不愿受伤而努力逃避,一味地认为将自己重重包裹便可穿上安全的隐身衣,便可将所有的言语隔离。

现在想来,这种做法可笑到了极点,自以为逃避可以万无一失,却未成想谁又能逃得过,生活总会让你明白勇敢面对意味着什么。一一去尝,当真正用直面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的一切,我才发现,活着就是最大的资本。

做自己的鸡汤,用努力感动自己。如今经历了这段心路历程,我愿用眼角漾出的淡然以及嘴角的轻扬,告诉明媚的阳光:爬起后的我会用心活出笑的模样。

人生故事 从打酱油开始

□谷与麦

第一次出门打酱油,母亲给了我五毛钱,到小卖铺等店家把酱油装好,我在裤兜里掏钱时磨蹭了半天——“噢,五毛钱怎么飞了?”

空手回到家,母亲并没责怪,我却一下子扑进母亲怀里,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那年我4岁,隔壁大我8岁的阿三说我“不中用”,母亲狠狠地乜了阿三一眼。

第二次出门打酱油,母亲吩咐我把小手打开,然后把一张纸币放进我手里,再叫我握成一个拳头。出门时,母亲又叮嘱了一句:“把钱攥紧,如果钱丢了可不能学阿三哥啊……”

阿三前两天去那家小卖铺买东西,把钱丢了,趁人不注意,拿了东西就跑,结果惹得卖酱油的老头和阿三家大吵了一顿。

这次出门打酱油因有母亲的叮嘱,我顺利完成了任务,母亲夸我说:“今后无论谁,再不准说你不用了。”

我问母亲:“钱要是真丢了,为什么不能像阿三哥呢?”

母亲答:“不能像阿三哥是做人的底线。”

四十年过去了,母亲今年已六十多岁了,我见母亲上街买东西也总是喜欢把钱攥在手里,母亲却解释说,这让她出门有安全感。一次,我问母亲:“小时那个邻居阿三呢?”母亲淡淡回答:“不在了。”我继续追问,母亲才说:“二十多年前你阿三哥就不在了,那年他去鱼塘偷鱼时不小心淹死了。”

闻知阿三哥已不在人世,我胸口一时堵得说不出话来。望着一生淡然日子

的母亲,这时我仿佛才明白,母亲叫我出门把钱攥在手里,其实是叫我把做人的“底线”攥在手里。

一个人的人生故事,或许就是从小时候第一次学会打酱油开始的。

我的故事

投稿邮箱:
qmdxz@163.com



七岁开始的记忆

□翔莺

自此,身心俱残的日子开始了。我脸上常常带着一道一道伤痕回家,我把自己认定是最脏的孩子,没有朋友,处处受人歧视,有时甚至以喝凉水充饥。自卑的种子在心里越长越大,无论到哪里,惟有“角落”能让我平静不恐惧。

有人说,每一个被苦难困扰的孩子其实最痛苦的是他的父母。毕竟孩子年龄小,对于苦难可以很快适应,而父母早已将苦痛放大了很多倍。现在回想,父亲一定也是受尽煎熬。

父亲的煎熬还有男人自尊的瞬间跌落。离开了相依为命的故土,父亲没有了口粮田,只能靠外出打工挣钱。印象里,父亲每天站在桥洞子下——所谓的“劳务市场”,等着雇主吆喝挑选强壮劳动力。父亲性格内向、不喜争抢,那些五大三粗的人总是不等雇主挑

选就跳上了车,人员满了,剩下的人只能等其他活。因此父亲常常几天没有活干,肚子挨饿不要紧,精神上的创伤沥沥带血。

同学们很快知道了父亲的职业,他们称那个“劳务市场”的民工为盲流。要知道,父亲是高中毕业,因为“文革”才辍学,在那个年代算是文化人,但现实就这样把他推向了一个不堪的舞台。

苦难是人生最大的财富,坚韧自强的我以中考全市第一的成绩,进入了市里重点高中,考上了大学。我大学报到那天,父亲因劳累成疾,微笑着离开了人世。

这就是我的故事。七岁之前我对所经历的事情毫无记忆,七岁之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,牢牢凝聚进了血液里。生命不能承受之痛,因为一个选择而开始,伴随着至亲至爱人的一生。

考古人的“林妹妹”

□杨建东

石原有的几道裂缝震得更大了,盖石摇摇欲坠。

村支书请饕要冒险钻进去。我拉住他说,我砸死了,上级付给丧葬费,你出了危险,那可是巨资了。文化站的两位同志劝阻道,总不能拿命换文物吧?我说不拾掇干净我心不甘,万一我砸死墓中,是我自找的,你们如实向文化局汇报。

我胆战心惊地爬向死亡线,听天由命吧。黑暗中匆匆摸到陶器传递出来,计有陶罐、鼎、盒、仓、磨、灶、釜等8件。来不及拍照、绘图,他们抓住我的双脚使劲拽出来。我连累加吓,汗如雨下,再一摸双眼,叫一声坏了,眼镜掉里边了。文化站的同志愠怒道:你还要钻进去找眼镜?

2003年到2005年,我们在微山岛发掘百余座西汉、新莽、东汉时期的墓葬,获得大批银、铜、铁、铅、木、蚌、陶、青瓷质文物。由于多数墓室在汉未被盗掘而进入淤土,骨架多不完整。

36号墓保存最好,打开盖石,一具完好的骨架躺在墓中,我和文化站的同志跳入墓室在头骨处

寻觅到玉珩、鼻塞、铁簪,胸部有钱币、铁削、铁剑,又在足箱取出十多件陶器。

面对完整无损的骷髅头,我心里问到,你老人家是躬身耕作的农夫,还是告老还乡的兵卒,或是亭亭玉立的美女,抑或是行贿受贿的贪官?不论你生前争权夺势,买官卖官,受贿上亿,权色交易,别墅几套,到头来还是躺在黄土下,身外之物也没带入墓中,“荒冢一堆草没了”。别问好人歹人,把你老人家的头抱出来再说,看那牙齿,亮而无损,是我考古几十年见的最好的一颗头骨。回到办公室,我用清水给它洗脸、刷牙,最后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放进玻璃罩。

我如果不对古墓、骨架痴迷,那怎能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掘出来?如果不对骨架如此亲切、钟情,那怎能探讨古代葬俗民风?如果不对骨架竭力保护,那怎能将湖中小岛承载的博大精深、儒道思想的汉代丧葬文化通过学术刊物向海内外宣传?今天想来,我为考古事业付出的呕心沥血、舍命拼搏是心安理得、问心无愧的。

你怕墓穴吗?你怕死人吗?你怕骨头架子吗?我就喜欢骨头架子,抱着龇牙咧嘴的人头仿佛抱着“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”。

我是干什么的?考古的。你不知道,考古人员钻入阴森可怖的墓穴中若找不到骨架和骷髅头,那个失望简直就像猎人埋伏几天就是不见猎物露头。且听我讲两个小故事。

1993年,微山湖中的微山岛挖蓄水池时露出8座汉墓,我闻讯后立即乘船去微山岛,乡文化站的两位同志领我到了现场。村民已弄坏几座墓室,村支书保护了出土文物,有钱币、铜带钩、铁剑及30余件陶器。我们把第8座石椁墓的石挡板撬开,骨架较完整,我钻进去先抱起骷髅头递出墓室,在骨架的胸部取出铁刀和一串钱币。

爬出墓室我对文化站的同志和村支书说,足箱一定有陶器陪葬,但先要弄烂里边的石挡板才能摸到文物。村支书说墓上是3米的土层,再挖土太难,咱用木棒和石头试试,便找来一根粗棒,我们一齐用力捣破里面的石挡板,但因用力过猛将墓盖